

#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9

中国电影出版社

广 岛 之 恋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Hiroshima Mon Amour

Marguerite Duras, Alain Resnais

据Grove Press, New York, 1977年英译本译出

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Alain Robbe-Grillet, Alain Resnais

据同上出版社1962年英译本译出

261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19)

广岛之恋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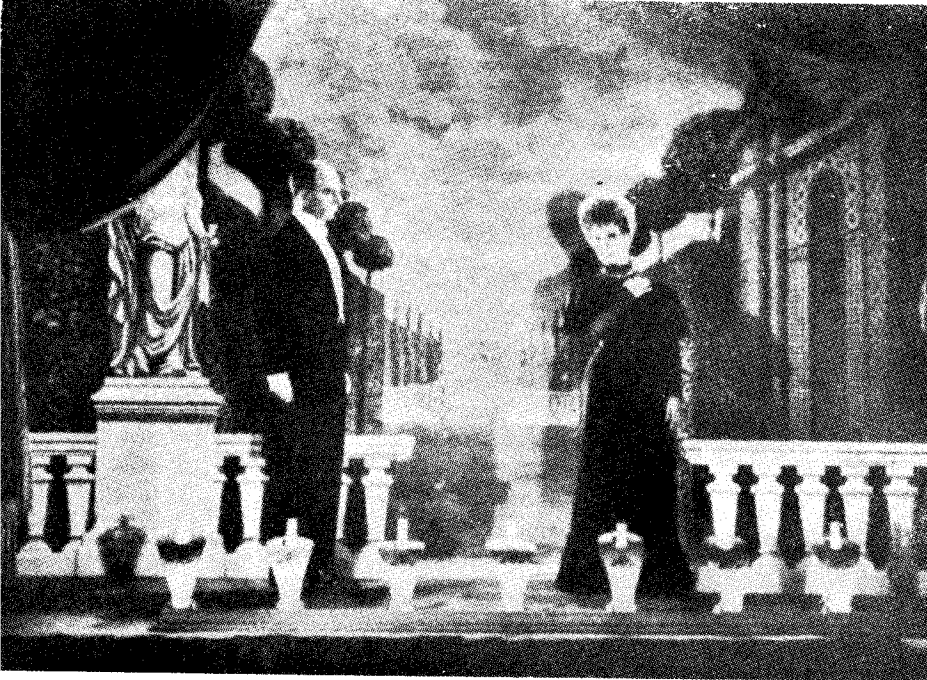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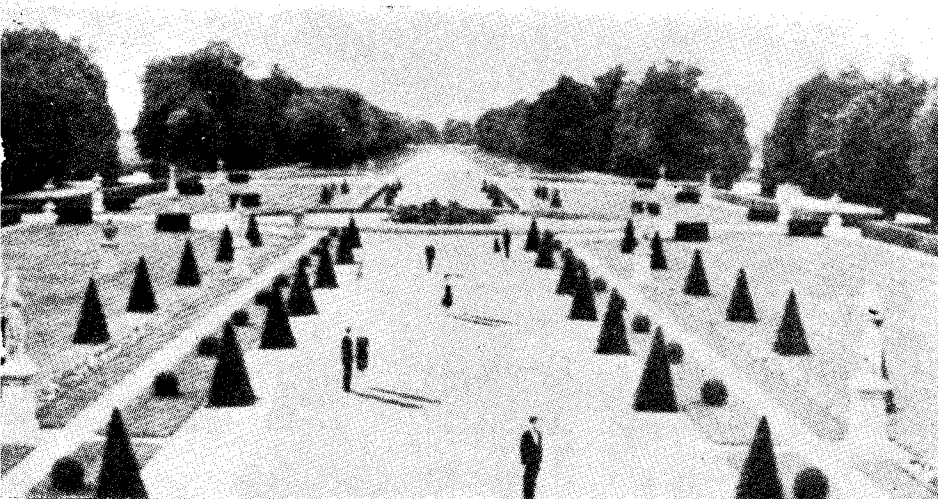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sup>3</sup>/<sub>8</sub> 插页:6 字数:14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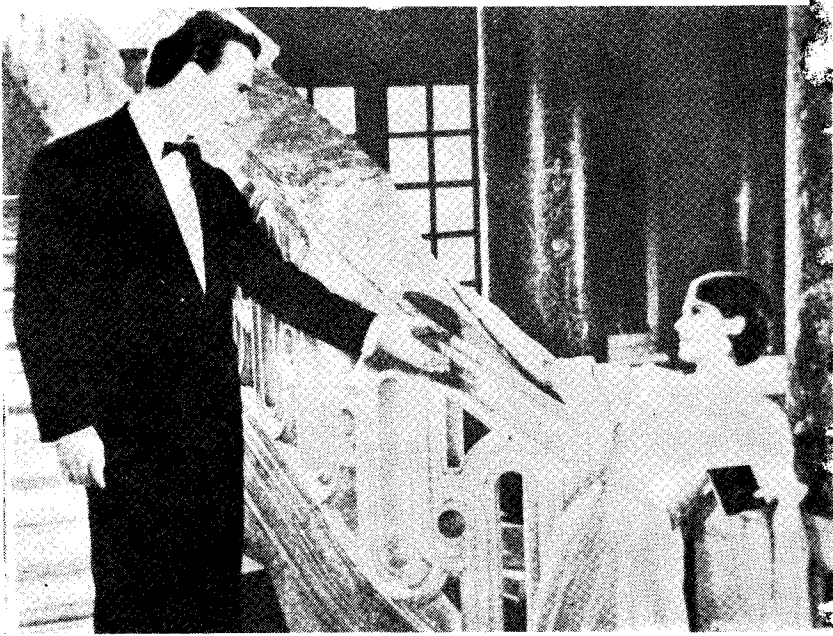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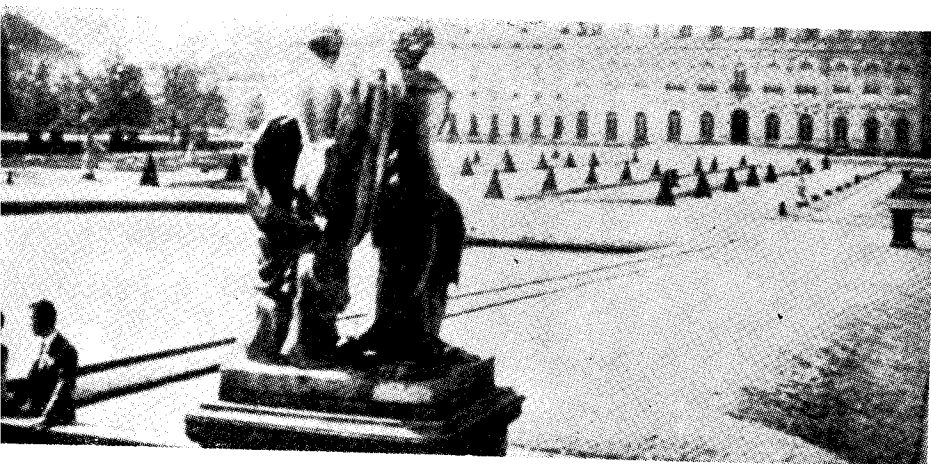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61·397 定价:0.7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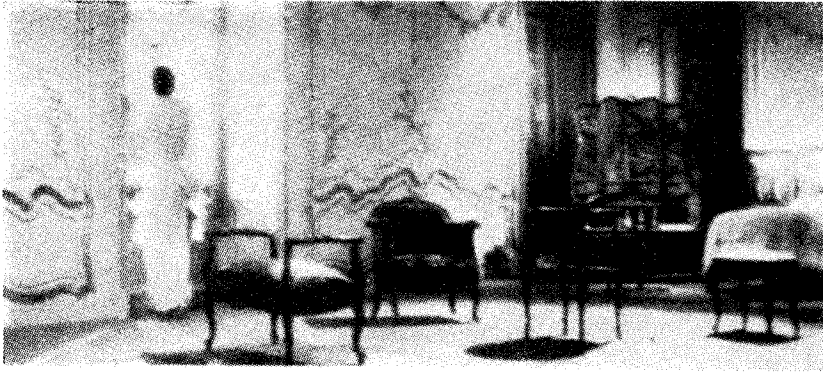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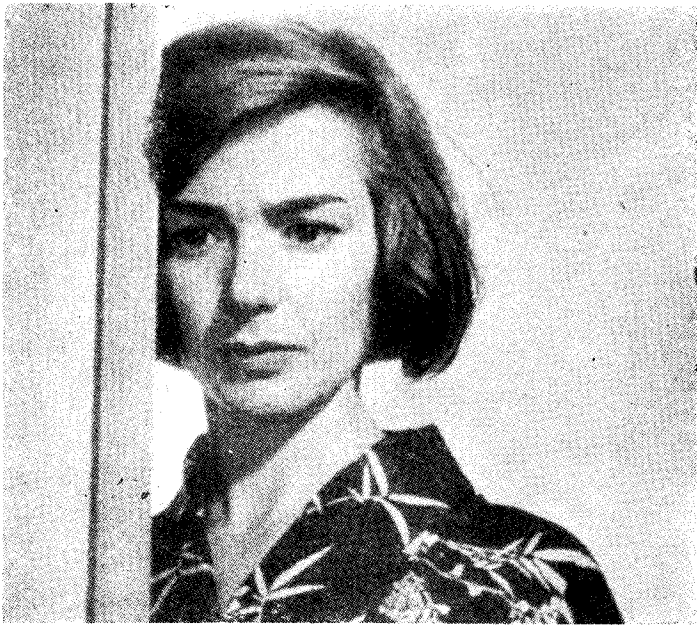






《广岛之恋》剧照











## 编者的话

本辑收入的两个电影剧本都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阿仑·雷乃的作品。雷乃是法国电影艺术中影响很大的“左岸派”的代表人物，这两部影片则是他的代表作品，以打破传统的情节叙述方式、着意描写人物的潜在意识活动为其特点。

《广岛之恋》描写一个法国女人在日本广岛与一个日本男人的邂逅以及她在这一短暂爱情中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描写在休养胜地马里安巴德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述说去年在这里似乎发生过的如梦般的情景，设法使她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

这两部影片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应该加以批判，但在电影艺术手法的探索方面尚有某些可资借鉴之处。

## 目 次

广岛之恋……………〔法〕玛格丽特·杜拉  
阿仑·雷乃 著 (1)

刘寿康译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法〕阿仑·罗勃-格里叶  
阿仑·雷乃 著 (85)

黄雨石译

---

# 广 岛 之 恋

〔法〕玛格丽特·杜拉 编剧

阿·伦·雷 乃 导演

刘 寿 康 译



# 广 岛 之 恋

## ——提要——

时间：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八月。

地点：广岛。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妇女到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宣传和平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她回法国的前一天。这部电影基本上已经拍完，只剩下一场了。

就在她回国的前一天，在这部影片里始终没有姓名的法国妇女——这个无名的妇女——遇到了一个日本人（工程师或设计师），和他发生了短暂的爱情关系。

影片并不提他们怎样相遇，因为这不重要。世界上到处都可以邂逅相遇，重要的是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一对萍水相逢的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他。我们看见的只是部分躯体——头

部、臂部——在蠕动——在爱情或死亡的挣扎中蠕动——而且身上布满致命的原子尘和露水——还有情欲满足后的汗水。

渐渐地，渐渐地，这两个人的身体从这些畸形的、无名的躯体中浮现出来。

他们躺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赤裸裸的、光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

他们在谈些什么？谈广岛。

她告诉他，她看见了广岛的一切。那些景象我们都看见了。可怕极了。但他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说那些景象是骗人的，他以冷漠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不断地重复：她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因此，他们的第一次交谈是讽喻式的。一句话，是一种歌·剧·式·的·交·谈。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谈谈无法谈论广岛的原因。广岛的情况已经在前面用典型的幻想手法描述过了。

这种开头——在旅馆的床上回想人所共知的关于广岛恐怖情景的官样文章——这种亵渎神灵的回忆，是有意安排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谈广岛，甚至两个偶然相识的人在旅馆的床上，在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时也是可以的。影片中彼此相爱的两个主人公的身体让我们想起了这一点。如果真有亵渎神灵的事，那么亵渎神灵的是广岛本身。虚伪和回避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观众在广岛纪念馆里看到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满目凄凉的纪念馆里这些悲惨的遗迹应使他们摆脱一切偏见，准备接受关于这两位主人公的任何故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这两位主人公。

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千万次。那个日本人是结了婚的，而且有孩子。法国女人也有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之间的恋爱只不过是一夜风流。

在什么地方？广岛。

他们的拥抱——这样平凡，这样习见——发生在世界上最难以想象的城市：广岛。在广岛，一切都是未知的。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有超出字义的弦外之音。这正是影片的一个主要目的：扬弃以恐怖描绘恐怖的手法，因为这种手法日本人已经用过了；我们要使恐怖在灰烬中复活，让它和一种特殊的、美妙的爱情结合起来。这样，在广岛拍摄这部电影，就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没有遭到大量死亡的地方更有说服力。

这两个人来自极其不同的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哲学、历史、经济、种族背景……在广岛（也许只有在广岛）他们能够在那里赤裸裸地表现出人类共有的性欲、爱情和痛苦。除了广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容忍欺骗。但在广岛不行，在广岛欺骗要受到谴责。

他们在入睡之前又谈到了广岛。不过方式不同了。现在是带着情欲，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产生了爱情。